

好书推介

《时间望着我》

作者:鲁敏



鲁迅文学奖得主,“70后”代表作家鲁敏自选随笔集。这部与时间、与日常、与肉身的对望之书,凝结了作家的个体经验和智性拷问。

从浮生逝水到笔触字迹到肉身沉重,作家鲁敏直面自我,在时间的目击下,以往事为证人,回望曲折来路,剖开渺微内核,呈现伤痕与自省。敏感倔强的文风、硬朗犀利的触笔,拖拽着来自旧年月和旧我的重量,向你打开。

《爱有余生》

作者:艾米



《山楂树之恋》作者艾米创作的最新长篇小說,围绕华强、夏臻、夏玄、吕小雅这几个人,讲述了一段缘爱而起、因爱而终的爱情故事。不同于《山楂树之恋》的纯爱叙事,这篇小说里面的爱情写得更加充满人间烟火气。

夏臻,一个出生在珠宝设计世家的女孩,母亲去世,父亲另娶,继母不疼爱她。唯一陪伴她八年之久的男友华强,却也要离开她,为了家族的利益迎娶另外一个女子。被爱抛弃,从云端跌落的她,孤身面对整个世界。恰巧遇到一个和她同姓名的夏玄,他会是她的真命天子吗?当两颗心逐渐靠近,夏玄似乎又有难以割舍的负累,一切终将走向何处?

《出入山河》

作者:李锐



这本书是作家李锐的最新散文自选集,共计35篇,分为3辑,既有对鲁迅、沈从文、赵树理、汪曾祺、史铁生以及托尔斯泰、福克纳、加缪等作家的深度解读,也有对当下浮躁的文学进行的清醒思考;既有多次游历国外、广泛交流的开阔视野,也有对身边事物的敏锐感悟,表现了一个作家的温情与悲悯。

只要心中有爱,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动物园



的动物故事反映出来的,仍然是各个特殊的时代和人性。

标题中动物园的拥有者“穗子”——众所周知,严歌苓那些自传性最强的作品里,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小小的“穗子”轻灵的身影:如《灰舞鞋》《穗子物语》,包括前年备受瞩目的《芳华》。而在本书里,“穗子”简单地就是“我”本人,最多自称“严干事”;爱动物成痴的行径,戏谑生动的口吻,颇有几分休·洛夫廷笔下杜利特医生动物故事集的幽默风趣,字里行间漫溢的同情心同理心,更让人想起近年来广受欢迎的英国作家吉米·哈利的“万物有灵且美”系列;但是,这十四篇故事里依然有严歌苓特有的悲悯笔触和自省精神:动物当然是可爱的,即便看似狡黠,目的也往往单纯。但人类和动物们交往的过程中,往往不是自以为是,就是绝非无辜,反而显出不同程度的冷漠、自私和残酷。

生命中有动物,情感才圆满

写完《穗子的动物园》,严歌苓发现,这不就是自己成长史旁边的一条平行线吗?主角虽然是动物,其实还有很多人。外公外婆、父亲母亲、丈夫孩子、好友邻居,虽然他们这次只是配角,“动物的生命比人短很多,只是短暂的陪伴,但其实人的陪伴也是如此。孩子长大后,对父母来说也只是过节回来看看”。

每一个动物都陪伴了严歌苓生命的某一

个阶段,但她养动物从来不是为了排遣寂寞。“我的生活很充实,但还是有空间去给动物。就像中药铺的一个个抽屉,打开不同的抽屉,是不同的爱,这是给父母的,那是给爱人,还有给动物的。”严歌苓说,“有时候觉得生命中只有两腿直立的不够,有动物情感才圆满。”只要心中有充沛的爱和同情,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拥有一个动物园。在这十二篇散文、两篇小说中,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谦卑无措、柔肠百转的“严干事”。

据记者了解,一位叫“十里荷塘”的网友说,“每个女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女孩”,也许因为发现了这本书里的大部分故事,尤其前面的五篇非虚构,基本上都是在写“我”童年对动物的回忆,视角纯真,情感真挚,如《布拉吉和小黄》里,就有这样充满童趣的句子:“带红蓝降落伞的太阳裙让我在孩子群里显得出众,让我巴望每一天都炎热,巴望一年四季都是夏天”,但随着一年年长高,连衣裙的底边渐渐放无可放,肩带预留的尺度也全部用完,最后一年穿这条心爱裙子的“我”跟着作家父亲去郊区打猎,无意间救下了被猎枪打伤翅膀的鸟儿小黄。打猎和救生,这样两种目的截然不同的行为,就这样突如其来地同时发生,也让幼小的“我”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可贵,当天晚上就不肯再吃父亲打回来的麻雀:“黄色的小鸟卧在一只鞋盒里,鞋盒放在我膝盖上,麻雀和它是远亲,我不能一边为它疗伤,一边饕餮它的亲戚……还用仇恨的眼睛看着每一个吃它们连骨头都不吐的人:你们任人宰割,却弱肉强食地吃更弱小的生灵!”

这样的见识,已经绝对超出了一个小女孩的思想,某种层面上,也有助于一个天生写作者早慧的形成。《麻花儿》里的时代背景非常明显。“那时运动很多,包括禁养运动。”母鸡麻花儿因此学会了逃上树,即便如此,一只眼睛仍然被顽皮的孩子们打瞎了。《礼物》里,被当成礼物送人的猫咪,随着“我”父亲政治面貌的逐步恶化,生活水准也在不断降级,不由感慨,“原来人和畜认命的速度都差不多”。《严干事与小燕子》里受伤的小燕子,最终死于主人拿馒头做的造假“面虫子”。其他篇目中,越是描写童年、少年时代的作品,就越说明严歌苓之所以能写出《小姨多鹤》《陆犯焉识》和《芳华》,在这些早期和动物相处的瞬间里,就展露了她丰富的想象力和过人的细致与敏感,而成名成家后,这种善良依旧没有消失,只是对广大弱者包括小动物在时代中的际遇,有了更全面的了解。

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爽

对话作者

严歌苓:这是我最真实、最诚恳、最动情的一本书

辽沈晚报:能谈谈这本书的创作缘起吗?

严歌苓:其实这本书从我对动物的思念到成书是非常自然的过程。可以说,我的童年是住在一个小小的动物园里,我的外婆和外公都特别爱动物,所以起因是我的爱犬叫壮壮,它走了,我老是忘不了,心伤很深,常常会在酒后流泪,想它。我就把壮壮的故事讲给我的编辑刘稚听了,刘稚说你为什么不把它写出来呢?写出来可能就是治愈的过程吧。我就写了,刘稚说你为什么不出一个集子呢?就写你养过的动物,所以后来一篇一篇,把所有我能想起来的,回忆起来的,我的童年、少年一直到中年,一直到现在我养过的动物,接触过的动物,邻居家养过的动物,婆婆家里的动物,我先生童年养过的动物,写进了这本书,我觉得这是我最最真实的,最最诚恳的,也最动感情的一本书,很多篇幅我都是含着眼泪写的。我写完以后发现,我笔下的很多人物都承载着民族记忆,而这些小动物也同样有这样的功能。

辽沈晚报:在您接触的这些动物中,最常想到的主人公是这里面的哪一位?是壮壮吗?

严歌苓:是壮壮,因为壮壮是前年夏天走

的。还有一个狗狗,是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,第一次养的狗,叫可利亚。它这个名字是有一个捷克的电影叫“可利亚”,看完那个电影三年都不能释怀,我非常喜欢里面的小男孩,当把可利亚给我的时候,以为是男男孩儿,等叫它可利亚已经叫熟了,才发现原来是个女孩儿。我也会经常想它,它已经走了很多年了,但我还是一直会想到它。它太聪明了,会偷首饰、藏东西,会发泄对自己孤独处境的不满,会把我的照片扔进垃圾桶,有各种各样好玩的捉弄人的事情,而且长的也是一张太极脸,一半黑的一半白的,特别聪明的一只狗。我觉得它聪明得像小孩子,千万不要低估它。它把我的手表藏起来,藏在它的小毯子下面,把我的钻石项链也偷走了,有的时候会造成很多猜忌,到底谁干的这事?比如说家里打扫卫生的阿姨,当然这样不好,不能这样想人家。后来我发现它就是喜欢金光闪闪的东西。有一次我带它去外面,过马路时它突然挣脱我回到马路上,捡起了一个金耳环,很喜欢珠宝——这只狗真的是一个珠宝迷。我打开它的小窝,发现了一个钻石项链,还有我的手表,和一个淡蓝色的水晶耳环。问遍了所有的女客人,没有人认领这只耳环。你说从哪

来的?很好玩的事情。

辽沈晚报:这是弱者写给弱者的一本书,但不是让您示弱的一本书,是让您懂得怜悯的一本书。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什么难度,或者特别值得分享的事情吗?

严歌苓:是的,因为这些故事是真的,是真的在我生活当中发生过的,是真的有这些动物,所以写这本书是特别自然地流淌,很多很多真情在里面。

我一生当中写的都是虚构的东西,只写过两三本散文,一本叫做《波西米亚楼》,写的是我留学的生活。还有一本叫《非洲手记》,写的是我在非洲的经历。第三本就是《穗子的动物园》,里面大部分都是纪实的。虽然写的非常流畅,小动物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让你开心的地方,但是也让你流了很多眼泪,也很艰难。

难度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在那么激动、那么动感情的时候,能使这个感情被收敛住。因为创作毕竟是一个理性的过程,不能够滥情。写任何东西,面对再有感情的人和动物都要冷静,把它处理成淡淡的,不能丢掉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这种态度和距离感,这是最难的。

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爽